說苑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臣術

說苑
建本
作者：劉向

立節

孔子曰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夫本不正者末必倚，始不盛者終必衰。詩云：「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」。本立而道生，春秋之義；有正春者無亂秋，有正君者無危國，易曰：「建其本而萬物理，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」。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。

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，吳子對曰：「言國君必慎始也。」「慎始奈何？」曰：「正之」，「正之奈何？」曰：「明智，智不明，何以見正，多聞而擇焉，所以明智也。是故古者君始聽治，大夫而一言，士而一見，庶人有謁必達，公族請問必語，四方至者勿距，可謂不壅蔽矣；分祿必及，用刑必中，君心必仁，思君之利，除民之害，可謂不失民眾矣；君身必正，近臣必選，大夫不兼官，執民柄者不在一族，可謂不權勢矣。此皆春秋之意，而元年之本也。」

孔子曰：行身有六本，本立焉，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，而孝為本；處喪有禮矣，而哀為本；戰陣有隊矣，而勇為本；政治有理矣，而能為本；居國有禮矣，而嗣為本；生才有時矣，而力為本。置本不固，無務豐末；親戚不悅，無務外交；事無終始，無務多業；聞記不言，無務多談；比近不說，無務修遠。是以反本修邇，君子之道也。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，莫貴乎人人之道，莫大乎父子之親，君臣之義；父道聖，子道仁，君道義，臣道忠。賢父之於子也，慈惠以生之，教誨以成之，養其誼，藏其偽，時其節，慎其施；

子年七歲以上，父為之擇明師，選良友，勿使見惡，少漸之以善，使之早化。故賢子之事親，發言陳辭，應對不悖乎耳；趣走進退，容貌不悖乎目；卑體賤身，不悖乎心。君子之事親以積德，子者親之本也，無所推而不從命，推而不從命者，惟害親者也，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。賢臣之事君也，受官之日，以主為父，以國為家，以士人為兄弟；故苟有可以安國家，利人民者不避其難，不憚其勞，以成其義；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。夫君臣之與百姓，轉相為本，如循環無端，夫子亦云，人之行莫大於孝；孝行成於內而嘉號佈於外，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。君以臣為本，臣以君為本；父以子為本，子以父為本，棄其本，榮華槁矣。

子路曰：負重道遠者，不擇地而休；家貧親老者，不擇祿而仕。昔者由事二親之時，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，親沒之後，南遊於楚，從車百乘，積粟萬鐘，累茵而坐，列鼎而食，願食藜藿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；枯魚銜索，幾何不蠹，二親之壽，忽如過隙，草木欲長，霜露不使，賢者欲養，二親不待，故曰：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。

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，見周公三見而三笞，康叔有駭色，謂伯禽曰：「有商子者，賢人也，與子見之。」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：「某某也，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，見周公三見而三笞，其說何也？」商子曰：「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，名曰橋。」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，見橋竦焉實而仰，反以告乎商子，商子曰：「橋者父道也。」商子曰：「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，有木焉，名曰梓。」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，見梓勃焉實而俯，反以告商子，商子曰：「梓者、子道也。」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，入門而趨，登堂而跪，周公拂其首，勞而食之曰：「安見君子？」二子對曰：「見商子。」周公曰：「君子哉！商子也。」

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，曾晳怒，援大杖擊之，曾子仆地；有頃蘇，蹶然而起，進曰：「曩者參得罪於大人，大人用力教參，得無疾乎！」退屏鼓琴而歌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，令知其平也。孔子聞之，告門人曰：「參來勿內也！」曾子自以無罪，使人謝孔子，孔子曰：「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，舜之事父也，索而使之，未嘗不在側，求而殺之，未嘗可得；小棰則待，大棰則走，以逃暴怒也。今子委身以待暴怒，立體而不去，殺身以陷父，不義不孝，孰是大乎？汝非天子之民邪？殺天子之民罪奚如？」以曾子之材，又居孔子之門，有罪不自知處義，難乎！

伯俞有過，其母笞之泣，其母曰：「他日笞子未嘗見泣，今泣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他日俞得罪笞嘗痛，今母力不能使痛，是以泣。」故曰父母怒之，不作於意，不見於色，深受

其罪，使可哀憐，上也；父母怒之，不作於意，不見其色，其次也；父母怒之，作於意，見於色，下也。

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大學之教也；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，因其可之曰時，相觀於善之曰磨，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。發然後禁，則扞格而不勝；時過然後學，則勤苦而難成；雜施而不遜，則壞亂而不治；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故曰有昭辟雍，有賢泮宮，田里周行，濟濟鏘鏘，而相從執質，有族以文。

周召公年十九，見正而冠，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。人之幼稚童蒙之時，非求師正本，無以立身全性。夫幼者必愚，愚者妄行；愚者妄行，不能保身，孟子曰：人皆知以食愈饑，莫知以學愈愚，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。今人誠能砥礪其材，自誠其神明，睹物之應，信道之要，觀始卒之端，覽無外之境，逍遙乎無方之內，彷徉乎塵埃之外，卓然獨立，超然絕世，此上聖之所游神也。然晚世之人，莫能閒居心思，鼓琴讀書，追觀上古，友賢大夫；學問講辯日以自虞，疏遠世事分明利害，籌策得失，以觀禍福，設義立度，以為法式；窮追本末，究事之情，死有遺業，生有榮名；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，然莫能為者，偷慢懈墮，多暇日之故也，是以失本而無名。夫學者，崇名立身之本也，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，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；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，而可以利金；詩書壁立，非我也，而可以厲心。夫問訊之士，日夜興起，厲中益知，以分別理，是故處身則全，立身不殆，士苟欲深明博察，以垂榮名，而不好問訊之道，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，何以立軀也？騏驥雖疾，不遇伯樂，不致千里；干將雖利，非人力不能自斷焉；烏號之弓雖良，不得排檠，不能自任；人才雖高，不務學問，不能致聖。水積成川，則蛟龍生焉；土積成山，則豫樟生焉；學積成聖，則富貴尊顯至焉。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皮；台廟之榱，非一木之枝；先王之法，非一士之智也。故曰：訊問者智之本，思慮者智之道也。中庸曰：「好問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積小之能大者，其惟仲尼乎！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，親賢學問，所以長德也；論交合友，所以相致也。詩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此之謂也。

今夫闢地殖谷，以養生送死，銳金石，雜草藥以攻疾，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，累台榭以避潤濕，入知親其親，出知尊其君，內有男女之別，外有朋友之際，此聖人之德教，儒者受之傳之，以教誨於後世。今夫晚世之惡人，反非儒者曰：何以儒為？如此人者，是非本也，譬猶食谷衣絲，而非耕織者也；載於船車，服而安之，而非主匠者也；食於釜甑，須以生活，而非陶冶者也；此言違於情而行蒙於心者也。如此人者，骨肉不親也，秀士不友也，此三代之棄民也，人君之所不赦也。故詩云：「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，投

畀有北，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」此之謂也。

孟子曰：人知糞其田，莫知糞其心；糞田莫過利曲得粟，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。何謂糞心？博學多聞；何謂易行？一性止淫也。

子思曰：學所以益才也，礪所以致刃也，吾嘗幽處而深思，不若學之速；吾嘗跂而望，不若登高之博見。故順風而呼，聲不加疾而聞者眾；登丘而招，臂不加長而見者遠。故魚乘於水，鳥乘於風，草木乘於時。

孔子曰：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，其惟學乎！其身體不足觀也，其勇力不足憚也，其先祖不足稱也，其族姓不足道也；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，其惟學乎！詩曰：「不僭不亡，率由舊章」，夫學之謂也。

孔子曰：鯉，君子不可以不學，見人不可以不飾；不飾則無根，無根則失理；失理則不忠，不忠則失禮，失禮則不立。夫遠而有光者，飾也；近而逾明者，學也。譬之如污池，水潦注焉，菅蒲生之，從上觀之，知其非源也。

公扈子曰：有國者不可以不學，春秋，生而尊者驕，生而富者傲，生而富貴，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。春秋，國之鑒也，春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眾，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。

晉平公問於師曠曰：「吾年七十欲學，恐已暮矣。」師曠曰：「何不炳燭乎？」平公曰：「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？」師曠曰：「盲臣安敢戲其君乎？臣聞之：少而好學，如日出之陽；壯而好學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學，如炳燭之明。炳燭之明，孰與昧行乎？」平公曰：「善哉！」

河間獻王曰：「湯稱學聖王之道者，譬如日焉；靜居獨思，譬如火焉。夫捨學聖王之道，若捨日之光，何乃獨思火之明也；可以見小耳，未可用大知，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。」

梁丘據謂晏子曰：「吾至死不及夫子矣。」晏子曰：「嬰聞之，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；嬰非有異於人也，常為而不置，常行而不休者，故難及也。」

寧越，中牟鄙人也，苦耕之勞，謂其友曰：「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？」友曰：「莫如學，

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。」寧越曰：「請十五歲，人將休，吾將不休；人將臥，吾不敢臥。」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。夫走者之速也，而過二里止；步者之遲也，而百里不止。今寧越之材而久不止，其為諸侯師，豈不宜哉！

孔子謂子路曰：「汝何好？」子路曰：「好長劍。」孔子曰：「非此之問也，請以汝之所能，加之以學，豈可及哉！」子路曰：「學亦有益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；士無教交，則失德；狂馬不釋其策，操弓不返於檠；木受繩則直，人受諫則聖；受學重問，孰不順成；毀仁惡士，且近於刑。君子不可以不學。」子路曰：「南山有竹，弗揉自直，斬而射之，通於犀革，又何學為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括而羽之，鏃而砥礪之，其入不益深乎？」子路拜曰：「敬受教哉！」

子路問於孔子曰：「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，可乎？」孔子曰：「不可，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，有女，其夫死，為之內私婿，終身不嫁，不嫁則不嫁矣，然非貞節之義也；蒼梧之弟，娶妻而美好，請與兄易，忠則忠矣，然非禮也。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，庸知子用非為是，用是為非乎！不順其初，雖欲悔之，難哉！」

豐牆磽下未必崩也，流行潦至，壞必先矣；樹本淺，根垓不深，未必橛也，飄風起，暴雨至，拔必先矣。君子居於是國，不崇仁義，不尊賢臣，未必亡也；然一旦有非常之變，車馳人走，指而禍至，乃始干喉燋唇，仰天而歎，庶幾焉天其救之，不亦難乎？孔子曰：「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後，雖悔無及矣。」詩曰：「噬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」？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。

虞君問盆成子曰：「今工者久而巧，色者老而衰；今人不及壯之時，益積心技之術，以備將衰之色，色者必盡乎老之前，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。可好之色，彬彬乎且盡，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！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，而色不得以常茂。」

齊桓公問管仲曰：「王者何貴？」曰：「貴天。」桓公仰而視天，管仲曰：「所謂天者，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；君人者以百姓為天，百姓與之則安，輔之則強，非之則危，背之則亡。」詩云：「人而無良，相怨一方」。民怨其上，不遂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河間獻王曰：「管子稱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」夫谷者，國家所以昌熾，士女所以姣好，禮義所以行，而人心所以安也。尚書五福以富為始，子貢問為政，孔子曰：富之，既富乃教之也，此治國之本也。

文公見咎季，其廟傅於西牆，公曰：「孰處而西？」對曰：「君之老臣也。」公曰：「西益而宅。」對曰：「臣之忠，不如老臣之力，其牆壞而不築。」公曰：「何不築？」對曰：「一日不稼，百日不食。」公出而告之僕，僕●首於軫曰：「呂刑云：『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』君之明，群臣之福也，乃令於國曰：毋淫宮室，以妨人宅，板築以時，無奪農功。」

楚恭王多寵子，而世子之位不定。屈建曰：「楚必多亂。夫一兔走於街，萬人追之；一人得之，萬人不復走。分未定，則一兔走，使萬人擾；分已定，則雖貪夫知止。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，亂自是生矣。夫世子者，國之基也，而百姓之望也；國既無基，又使百姓失望，絕其本矣。本絕則撓亂，猶兔走也。」恭王聞之，立康王為太子，其後猶有令尹圍，公子棄疾之亂也。

晉襄公薨，嗣君少，趙宣子相，謂大夫曰：「立少君，懼多難，請立雍；雍長，出在秦，秦大，足以為援。」賈季曰：「不若公子樂，樂有寵於國，先君愛而仕之翟，翟是以為援。」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：「先君奚罪，其嗣亦奚罪，捨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子。」出朝抱以見宣子曰：「惡難也，故欲立長君，長君立而少君壯，難乃至矣。」宣子患之，遂立太子也。

趙簡子以襄子為後，董安於曰：「無恤不才，今以為後，何也？」簡子曰：「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。」異日，智伯與襄子飲，而灌襄子之首，大夫請殺之，襄子曰：「先君之立我也，曰能為社稷忍辱，豈曰能刺人哉！」處十月，智伯圍襄子於晉陽，襄子疏隊而擊之，大敗智伯，漆其首以為酒器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